龙宿莽 著

盛夏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龙宿莽 著

盛夏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夏
龙宿莽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360-5115-7

Ⅰ.盛... Ⅱ.龙... Ⅲ.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7150 号

责任编辑：肖建国
技术编辑：薛伟民
封面设计：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6　1 插页
字　　数　13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在热烈的阳光炙烤下，在荒凉的人类海洋，我站在稻田中央。几千年前，我黄皮肤黑眼睛的祖先站在田野上，是不是也像我一样皱纹里积满了尘土和阳光，眼中满是忍耐的凄凉。

如今，我眉头挂霜头如雪。

我出生时母亲说我头发像水，脑袋像梨，在我生成之前，我只是一只无壳的蛋。

故乡的祖山，曾祖父葬在这里，祖父葬在这里，奶奶葬在这里，妻子葬在这里，我也将葬在这里，这是我家祖祖辈辈唯一一块安息的地方。

想起早逝的蓝蓝。记得那年盛夏，没有粮食，没有马匹，没有野菊花和新酿，可那年我夏天的新娘最美，我清楚地记得她在阳光下舞着美丽轻盈的蓝花布长裙。

我的歌声苍凉，坐在故乡的禾场，炎热的风将我的琴声吹得四处流浪。

想起不顾一切与我私奔的夏小晴。她们常常在我记忆中幻成一片，她们都是我生命中最痛楚的温暖。蓝蓝是我初恋的情人，她像洁白的百合花永远开在我心头最圣洁的地方。夏小晴是我两个女儿的母亲，私奔后我们度过十年的苦中作乐的好时光。

白天时阳光烘烤着胸膛，我在耕作中得到慰藉，淡忘了思念的苦和伤。在真实的黑夜，在无助的枕前，声声啼哭的仍是我思念入骨的心。我如何能将你们从我的骨头和血液中挥去？我心爱的姑娘们，你们已融入我的生命，不可分割，血肉相融。这种残酷的爱，无望的爱，遥不可及，

为什么让我沉醉其中，不可自拔？火焰的美，就是那一刻的燃烧，瞬间的天堂，燃烧的天堂，却让我心甘情愿守着漫长冰冷的地狱。

蓝蓝，今天中午是无遮的阳光，独自一人去从前你捶衣的河边，伸手去河边洗手，捧起清亮的水，它在光的照耀下寂静夺目，猛醒到这就是光阴，手一松，全跑了。

在光阴的深处，你蜜一样的身体，曾经落在我青铜的酒杯，黑色的头发如火焰般悬挂在我的杯沿，盛着你的蜜，你的火，我醉在天堂的桌子上，佛光中春竹般的手指和珍珠般的晨星，抚摸我，照耀我，多么安详，多么幸福。

小晴，那年你踏着积雪，头上裹着红头巾撞开门扇闯入我低矮的茅屋，你不顾一切抱紧我火炭一般的胸脯，你说错过我是你一生错误，而没有你我同样一生痛苦，拥有你我在痛苦中幸福。后来我们俩便义无反顾地私奔了，远离家乡，四海漂泊。

小晴，你走后的岁月，我仍旧是一棵瘦弱的禾，平静的禾，白天热闹、夜间孤单。

在夜里，黑暗沉沉的深夜，我总是梦见，风从远隔风沙弥漫之外的塞外，飞过万仞高山，越过千里黄河，迢迢南行吹到故乡。我坐在高山之巅，望着底下你熟悉的身影和红头巾，欣喜若狂。白色山岗，白色田野，世界一片透明，粉红的笛声一直在吹，吹散在白色的水汽中，你着一身红袄，大地之碗盛着雪白大米，你是碗中唯一一颗熟透了的红豆，甘甜夺目。

www.ertongbook.com

现实的雨季，故乡的河被粗暴的雨敲打、冲刷，像天上的乌云粘着的血液，冲刷着故乡苍白的土地。

我在故乡的土地游荡。

故乡的山峰有些我从未到达，那里只属于勇敢的小鹰，他们从这里起飞，飞向各地。因为故乡土地贫瘠，他们不得不去出外寻找梦和财富，可那些勇敢的小鹰只带给我不安的消息。

小晴，多少年了，我无法向你诉说，背负种子的躯壳，多么沉重。

年后，女儿红荷、红玉也跟村里的打工族一起南下打工去了。蜡黄的村庄又恢复了宁静。外面的世界喧哗，古老的泥土啊，却越来越寂静，我不知道，这朴素干净的黄泥巴，为什么就这样留不住年轻人急切的脚步。

我的心啊，就像那被铁犁过的老水田，岁月啊，你的犁尖锐地刺痛翻腾我憔悴的身躯，我在你的犁刃下苦痛地呻吟，可我还是用我柔软的身体去温暖你冰冷的刀刃。

我黄色起茧的手掌在磨光了的锄柄上停留，在妻子死去之后，在孩子们长大之前。十多年来，我只剩下这一双粗糙的双手和黑眸，默默挥锄和流泪，支撑着孩子们稚嫩的头颅，看着她们在绿色田野上奔跑的花衣裳，我内心甜蜜。如今花衣裳一件也没有，那是我心上两颗美丽的种子，镂骨铭心的两颗种子。她们已经厌倦了这片土地，像当年我和她们的母亲一样，远走高飞。

初春的这一夜，想起自己的浮生梦世，我恍如火边昏

昏沉睡的牛。

那年冬天，母亲在寒冬腊月的夜中分娩，我在不安和悸动中陡然诞生，在刀子般的风雪之夜滑出黑月亮般的母腹，落入父亲山神般的眼睛。

我就是永乐乡原伪保长龙门的小儿子龙奔。

这是南方衡阳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乌岭”，虽然是个不起眼的角落，却群山巍峨。在雨季，远远可以看到山上的白带子舞动不已，像仙女手中飘飘逸逸的素练，轻盈美丽。春天杜鹃花开的时候，我常和伙伴们到山上去采蕨菜和笋子，那是春天里最好的菜肴。群山围绕下的蓝天，像一条狭长的玉带。

日出时，我时常望着那镶着金边的山峦出神，不知山那边是一番什么景象，那里的人们，是不是也像我们这样辛苦劳作，穿衣吃饭。父亲说那最高的山峰叫青牛山，以前那里还有老虎呢，那时他上山打柴时常听到虎啸。

乌黑的山脊下一所低矮的茅屋，潮湿阴暗的室内摆着好些破旧家具。稻草盖的屋顶，时间一长，底层的旧草就成了结，霉烂得像黑泥巴，一遇雨水淋透，乌黑的水就会不停地漏滴下来。

屋后一块小园，坎边长着四株高大的槁子树，我和大哥龙驰手拉手才能抱住树茎，那枝节屈曲盘旋，苍劲有力，像老人高昂的头。夏天，那伸展开来的绿叶，正好挡住射向茅屋的毒辣阳光，让小小的茅屋清凉如水。

我常常想，那些山峰之外是什么样的天空？有一次我爬上了高高的山顶，发现我的家——那所小茅屋只是大地

朦胧黄色底板上一缕袅袅升起的白色炊烟。无边的绿色稻浪在我脚下汹涌，一股激情在我胸中澎湃，我一声大吼，想听听自己的声音——我想飞——想飞——自由地飞翔——但年轻的声音被热风吹得东倒西歪，我的声音那么微弱，它像一根细细软软的带子，被风吹过千山万水，不知去向。

路边那口水井，是我童年最清凉的记忆。清澈见底的泉水，有时还可看见井底的水蛇，听见动静，一晃便游进洞里去了。大人们不许小孩子用棍子去戳，说是因为那蛇，那泉水才鲜活清凉呢。有一次去担水，我低下头看时，便看见那黑白相间的水蛇，像害羞姑娘的长袖当舞般优雅地游进泉眼里去了。

丝丝甜味的泉水，源源不断地向外流着。为什么不会溢出来呢？这个问题困扰我整个童年。然而我却喜欢趴在井沿上看，等待那舞姿曼妙的蛇，却一次也没等到。却发现这井里也有虾，我疑心这虾是从河里来的，或许在这人们打着赤脚行走的泥巴下面，是很多交汇的暗河。

我和这口甘甜的井水一起生活过很多年头。它在我记忆里像朵朵盛开的雏菊般清香。

大哥龙驰很早就出去谋生，我是父母的娘边崽，他们说什么也不让我离开家乡。

我很快就长得像槁子树一样高大结实，地里的活对我只不过是松松筋骨，闲下来的工夫却无法打发。一次跟伙伴到镇上看戏，那台上的琴师用胡琴拉的小调，凄美动人，我一下就被迷住了，觉得那是天底下最捣心窝窝的音乐。

小小的胡琴就能奏出那么动人的音乐，我不禁心驰神往，想要一把胡琴。去买，哪有钱？那年头几乎没看到过钱，除了庄稼就是泥巴，种田分谷吃饭，日子就是那么清苦而简单。

戏演完后我跑到后台去问老琴师，胡琴怎么做，他捻须一笑，一一道来。

琴弓好做，用上好的木头削好就成。难找的是马尾和蛇皮。不远处有个军马场，那天清晨我到河边饮牛，看见几匹大黄马在河边吃草，主人不在，我小心翼翼溜到马后，瞅准马尾，猛地一扯！黄马负痛，闪电般一甩后腿，幸亏我跑得快，手上挨了一蹄，它追着我连续踢来，我躲闪不迭，慌不择路。

一位穿黄军装的年轻小伙子飞奔而来。

我心想这下坏了，主人来了，一定会责怪我。

“刚才被马的蹶子踢到了没有？”没想到他却很和善。

我把手藏到背后，红着脸说：“没有。”

“你要马尾干吗？”

“我想自己做一把胡琴，可是没有马尾做弓弦，马尾没扯到几根，手倒被它踢出血了。对不起啊，请原谅。”我讪讪地赔着笑。

那年轻的解放军哈哈大笑道：“你这小兄弟真是有意思！你要马尾不难，我给你扯一撮好了。”说罢，他去那马身旁，用手搔搔马背，绕到马后面，用手搔搔马背，绕到马后用手指挽了一挽，手一扯，拽下一把长马尾，走过来递给我，“给！”

“你真热心，谢谢您!”我接过马尾，如获至宝。

琴杆子也做好了，只差没有蛇皮。蛇倒是易找，走路经常碰到，茅屋的顶上藏几条蛇也是常有的事。

下午去瑶湾就遇到一条黄黑色的大蛇，它慢腾腾地爬着，当地人叫它塘蛇，所喜它无毒，不伤人。我猫步向前，父亲曾教我对付这种塘蛇，只要悄悄地用手指尖往七寸猛力一掐，蛇的骨头就会散了架，动弹不得。可我不敢，怕万一失手反受其害。捡了一块大石块，瞅准了，往蛇头狠狠砸去！蛇被命中，挣扎了几下，渐渐不能动弹，我用棍子戳了好几下，确信它已死无疑，才用一根绳子扎住塘蛇颈部，拿回家吊在外面的槁子树枝上。

父亲的剃头刀锋利无比，我将蛇从腹部剖开，再从颈部割开蛇皮。剥蛇皮要趁热才好剥离，剥好后用竹片将蛇皮张开，晾干备用。

父亲得意地看着儿子做着这些，他一直蹲在门槛上嘴里吧嗒吧嗒抽着水烟袋。母亲把蛇牙拔了，兴冲冲地弄了一顿美美的蛇肉。

蛇皮已干，便剪下一块。敲开两个鸡蛋，将蛋黄沥出，将蛇皮放到碗里用松香和蛋清泡湿。再晾干摊在竹竿上，用麻绳扎紧，将皮子拉升到最大程度，又用一块布料粘上蛋清，粘牢在蛇皮上，放置通风干燥处晾干。

过了几天，我将琴弓安上，套上弦，拉弓也上好了。马尾滴上松香，便可以在琴上拉了。这是我第一把胡琴，它伴着我走完余生。

一有空便练琴，父亲还留着一本不知什么年月传下来

的古琴谱，我半懂不懂地看着，吱吱哑哑地拉着。起初拉得难听，母亲说栏里的猪毛都竖起来了，可我乐此不疲。等到他们不再龇牙咧嘴的时候，那已经是秋天了。

我常常收了庄稼吃过晚饭就背着胡琴到村口禾场边。到宽阔的坪里坐下来，琴声一扬，大家都会凑拢来听着，兴味不减地跟着唱。

因为上过七年学，村里让我扫盲，给夜校上课。

教的都是村里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姑娘，这些人都目不识丁，他们从娘胎里出来认识的只有庄稼。

上课时，我发现有双禾苗般的眼睛总在我身上沸水般掠来飘去，那是班上最漂亮的女学生田蓝蓝。她高高的个子，胸脯鼓鼓的像我家葡萄架上秋天饱满的葡萄；明净的额头闪着青春慑人心魄的光芒；灼灼的眼睛毫无顾忌地挥洒着热情。她的脸蛋红润，像小母鸡刚刚落地的蛋；丰厚的嘴唇笑起来微微翘起，像一艘调皮的小红船，一不留神就会闯进你的心海。乌油油的头发像珠宝一样明亮，这是我一生中看过的最美的头发，像瀑布般披散，被风一吹，如灵巧的手指按动琴弦，令我怦然心动。她爱穿一身纯白色连衣裙，乌黑的头发有时也会织成粗大的辫子垂在胸前，篱笆墙般半围着她胸前丰饶的葡萄园。有时她鬓边会调皮地插着一朵野菊或蔷薇花，逼人的青春像一枚红红诱人的果，远近的小伙子，无不为之倾倒。

这天晚上，上语文课时，田蓝蓝叫我坐到旁边教她写字，我心旌摇荡，做了多次示范，她还是写不好。我耐心地教着，冷不防腿上被掐了一把，生痛生痛地，她红着脸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看了我一眼，便低头若无其事地写起来。

我的脸上也生出无数花朵般的红晕，心跳得像要飞出胸膛。我强作镇定，离开她的座位，走到讲台布置了一下作业。

下课了，同学们都散了，她有意留下，歪着头朝我吃吃地笑。我的心慌乱得像扑棱棱逃跑的鸽子，不敢碰她的眼神，低着头跟她道了声再见，慌不择路地走了。

我有自知之明，她出身好，我父亲曾经是个劳改犯，家中一贫如洗，只有几间破旧茅屋单庵独寺地窝在乌岭的最深处。

可我还是被这种模糊的幸福激动了，静夜，沐浴在如洗的月光下，我悠悠地拉着胡琴，看着头顶上一串串正在成熟的葡萄，一切都那么新鲜而富有深意。就连母亲悠长的叹息和外面禾场上零乱而嘈杂的声音也同样让我感觉温情。

几天后，我给他们上数学课，田蓝蓝又叫住了我，说是问一个问题。还有几位同学都过来看，我一边耐心地讲解、提示，突然，脚背上多了一只脚，我触电般挪开。谁知那只脚就压上来了，她不甘示弱地笑着冲我眨眼。

我不示弱，也抽出这只脚踏在她脚背上，可是那只脚却很温顺，任你加重和踏着都不撤离。我的心狂跳着，想留张条儿，探探虚实，可她又不识几个字，奈何？

下课了，她还是走在最后面，我也有意落在后面。

她望着我，欲说还休。我低声对她说："明天去赶集不？"

“我去。”

“那我到你家门口等你。”

“好吧！”

月亮已经升起，弯弯的小嘴吻着西山，天上浮着一抹淡云，花朵在月下静静地呼吸。

不能入眠。走出茅屋，黝黑的屋顶下睡着我的父母，茅舍像青鸟的羽毛般丰满光洁，明天，我的梦就像青鸟一样高高飞翔么？

这一夜，我的梦境刮起了七彩的风，吹起了我单薄的木板床，吹起了我羽毛般的茅屋，彩帛般的风托举着我小小的家，升向棉花般盛开的天空，那样安详，那样轻柔。

晨曦中，绿色的稻田一望无边，沉吟着仰望着一天中最温柔的太阳。太阳升起来了，远处的稻浪像一块巨大镶着金边的绿绸，风过处汹涌起伏，像我激动的胸怀。

我出门走了几步，发现一个姑娘站在田埂上，她姣好的背影被阳光映衬得像一朵金菊花，点缀在绿色的稻浪边，她宛若一个撒金子的仙女，边走边将光芒从胸前撒播在田野上。

“蓝蓝——”

她转过身来，莞尔一笑。

“这么早，你等了很久吧？”我望着那束光，呆呆地问。

“不久。”她的声音像琴声般动听。

我们一前一后地往关市走去。

“蓝蓝，我听人说，有人在向你提亲是吗？”

“讨厌死了！可我谁也没答应。”她扭着辫子梢儿调皮

地看着我，眼睛像忽闪忽闪的星星，眨得我心都乱奔奔地跳。

“为什么？都这么大了，难道在家里当老女孩不成？”我斗胆试她的心里话。

“我！我心里有一个人了！”她害羞地扭过头，嘴角咬着辫梢。

“是谁？”我急切地问道。

她笑而不答。

“这个人正看着我哩——”她鼓足勇气说出了这句话，脸上泛起的红晕像秋天红透的樱桃。

我手足无措，她瞪大了眼瞅着我：“你不同意？”

我忙摇头：“不！不，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只是我家境不好，这你是知道的。再说你家人，决不会同意的。你要考虑清楚啊！”

蓝蓝说：“你家境不好，我当然知道，我选的是你的人！你英俊，又有学问，有耐性，我就是喜欢你。家里人肯定会反对的，如今婚姻自主，只要我自己愿意，反对有什么用？既然你爱我，我就非你不嫁！”

我的心里热乎乎的，“你说的知心话，我会铭记在心，我立即请人前往你家去说亲。就这么说定了。”

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她，取下自来水笔，“这支水笔是我心爱之物，很好写，送给你做个纪念吧。”

她从口袋里拿出一块手绢递给我说：“这是我的心意，请收下吧！”

回到家里，按捺住狂喜的心，对父母谈及此事，他们

也为我高兴。正巧第二天就是黄道吉日，妈去找谷二奶奶做媒，并封了六十六元作礼金，算是订婚。谷二奶奶说这事要是姑娘铁了心，应该能一拍即合。

蓝蓝回家回去又碰上说媒的，她对母亲说："我已经许了龙奔了，叫她别枉费心机了。"

她母亲冷冷地说："那怎么行呢？许谁家也不能许他家！他父亲历史不清白，家里穷得叮当响。你图他哪一头？人家哪点不比他强？你偏偏找他，我怕你是疯了！绝对不行！"

"那我就不嫁好了，要嫁我非他不可。"蓝蓝整天整夜躺在床上不吃不喝，谁磨破嘴皮也是白搭。

这天谷二奶奶兴冲冲地来到田家。蓝蓝妈、她哥接待了她。

谷二奶奶寒暄了几句，把话转入正题。

"我是受人之托，冒昧前来说亲的，听说蓝蓝龙奔两相情愿，自由恋爱，两人一见钟情，男才女貌，正好一对。依我之见，一个村的人，同一口井里喝水的，知根知底，就促成他们的婚姻吧！不知你老人家可愿意？"

没想到蓝蓝妈脸色一沉："龙奔家境太寒酸，父亲又是伪保长，劳改犯，今后结了婚，岂不是要受一辈子的苦吗？"

蓝蓝全家反对，并一致决定将她嫁给周村的周来宝。

可我们的爱情还是像春天的麦苗一般疯长。太阳和月亮被小河洗了又洗，她的歌声如笛，吹在炊烟袅袅的清晨，吹在彩霞满天的黄昏。风儿把她的歌声吹得四散，她赤足

担着井水走在稻田的稻埂，扁担上插着两朵带露的牵牛花。她长长的辫子绕在胸前，一扭一摆的姿势像花在跳舞，浑圆的屁股像两瓣饱满清新的蚕豆。

月色是这样的美，只有小河静静地流淌的声音，我的姑娘沉默在我的肩膀上。四周一片寂静，静得让人想惊天动地干点什么，搅动这片沉寂的大地，让她沸腾、热情如怒啸的大海。

我的姑娘夸我是世上最完美的男人，她喜欢我像岩石般鼓起的肌肉，像狮子般旺盛的精力，她让我紧紧抱着她柔软的身体，吻着她像水一样柔软的耳朵、啜着热鸡蛋清般温热的嘴唇、脖颈，“哥，你要我吧，怎么样都行——”她的赞美让我渴望表现，我抱着她钻进河边仅有的一片甘蔗地。夏天的地如此炽热，炽热得可以做我的温暖的婚床。

热情像岩浆般沸腾，手鼓轻轻敲起，红色的种子在我的鼓皮中神秘地发芽。

像意大利杨一样挺拔，却不知如何进入，如何寻找——懵懂中我猛地滑入了一个奇异的湖泊，我平生从未到过的地方。这里碧波荡漾，炽热的阳光照耀，我是这湖中唯一的矫健的鱼，我舒展姿势，力图让自己舒放自如。瓶颈似的湖泊，潮湿而燥热。柔韧的湖泊吸吮着我的根，我在巨大的吮吸中疯长，撞击，膨胀，旋转，不停的旋转中我膨胀如闷罐中翻滚烘烤的玉米。

摇摆着疯狂的节奏，击打，击打，身下的百合变成一只坚硬的贝壳，噙着我的种子的我的鼓，一齐跳舞。

急剧的节奏中我在阳光和波涛中眩晕如一颗不断加温

的子弹，终于，这子弹无法承受这越积越厚的热量，迸发，出膛，快乐地呼啸着。我的心一声惊呼，蓦地幻化成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此刻，美丽宁静的阳光长久地照耀在我身上。在柔软的风中，黑黑的树林幻化成热情的雄鹰，舒展如垂天大翼，噙着她的光和热我激动地俯瞰群山，幸福的飞翔中把我思念的热泪撒在巍峨群山。

一生一次的初恋，蓝蓝，你麦苗般细长的纤纤玉指把黑黑的长发从中间分开，鬓边插着的粉红蔷薇，沾着晶亮的露。夏天傍晚的花，怎么会有露呢，它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难解的谜。你低头一笑的姿态令我陶醉，你洁白的牙齿和明净的额头让我明白什么才是青春里最美的花。

相爱的甜蜜让每一个平淡的日子备受煎熬。每当她经过我门前，我总是倚门怅望，她一双黑眸寂寞地望着我，千言万语却说不出来。

有一天，她挑水经过我门前的小路，看看前后无人，“奔，今晚九点在后山顶上等你，不见不散。”

秋天的山顶凉风习习，白天的炎热已渐渐吹去，空气中只余微弱而芬芳的清凉。夜空在褐色泥土和铁青色的松树的衬托下，显得分外美丽。我静静地站在大樟树底下等待。一个窕窈的身影朝我奔来，我认出正是蓝蓝！

她炮弹般命中我的胸膛，“我的亲亲好哥哥——”

“蓝蓝，我的好妹妹——”

“去哪呢？这里太冷。你会冻坏的。”她偎在我怀里的身子瑟瑟发抖。

“去你房里吧——”

www.ertongbook.com